



杜一史約編

二

伊8
2468
2



門 伊
號 2.468
卷 2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並註

述

徐秋夢蘭仲

楊寅秉人

編次

烏程

沈一揆存目

戴鉉汝器

歸安

沈愷曾樂存

較閱

男惟勤侍荷

史記全目

五史諸史多記本朝人物惟史記半載古人故獨加小註其有不註者漢本也

本紀十二

五帝

夏

殷

周

全目

秦

秦始皇

項羽

漢高祖

呂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衣十

三代世表

起黃帝迄周之共和共三十世

十二諸侯年表

魯齊魏秦楚宋衛蔡曹鄭燕陳不數吳者尊中國又霸在後故也起

周宣王元年盡周敬王四十四年共四百四十四年

六國年表

魏韓趙楚燕齊起周元王元年盡秦二世三年共百五十一年

秦楚之際月表

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參錯變易不可以年紀故以月紀起秦二世元年七月盡

漢五年十月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高祖功臣侯年表

景惠間侯年表

建元以來侯年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書八

禮

律

天官

河渠

世家三十

吳

魯

管叔
蔡叔
度曹

衛

晉

越

趙

韓

孔子

外戚

荆王
燕王
澤諸

蕭相國
何

陳丞相
平

樂

曆

封禪

此書兼言祭祀而以封禪名者從其大也

平準

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專司會計

齊

燕

陳杞

宋

楚

鄭

魏

田敬仲完

陳涉

楚元王

交高祖母弟

齊悼惠王

肥高祖長庶男

曹參

招侯

張良

周勃

武文
帝子

景帝子凡十三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之宗

齊王閔燕王巨廣陵王胥皆武帝子

列傳七十

名元字
公信

名致字公達殷
孤竹藺二子

仲事齊桓公

晏嬰事齊靈公

李耳楚人與
孔子同時

莊子 周蒙人與梁惠申
王齊宣王同時

不害鄭之賤臣

非韓之諸公子與
李斯俱事荀卿

穰苴田完之裔齊景公時為大司馬

武齊人爲
吳闔盧將

吳起衛人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後爲楚相

員楚人事
吳王夫差

顏同字子淵
與孔伋孟軻

曾參字子輿今按祀典配享孔廟曰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
字子騫

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

求字子

有仲由字子路言偃字子

從祀
孔

商字子夏 顓孫師字子張皆
澹臺滅明字子羽 宓不

子長

南宮适字子容 高柴字子羔

耕字

開字子若 樊須字子遲 司
子牛 公西赤字子華 有若

子子續

琴張一名牢字子開 申枏
陳亢字子禽 巫馬施字子

全司

四

石

期 梁鱣字叔魚 公皙哀字季次
 商瞿字子木 冉孺字子魚 顏辛字
 子柳 伯虔字子楷 曹卹字子循
 季字子產 公孫龍字子石 漆雕
 季字子欽 秦商字子丕 漆雕
 季字子文 顏高字子驕 商澤字子秀
 穰駟赤字子徒 在不齊字子選
 石作蜀字子明 公良孺字子正 公
 夏首字子乘 公肩定字子中 后處
 字里之 鄢單字子家 奚容箴字子
 皙 罕父黑字子素 顏祖字子襄
 榮旅字子祺 秦祖字子南 左人郢
 字子行 句井疆字子孟 鄭國字子
 徒 公租句茲字子之 原亢字子抗
 縣成字子橫 廉潔字子庸 燕伋
 字子思 叔仲噲字子期 顏之僕字
 子叔 邾英字子欽 樂欬字子聲
 公西與如字子上 秋黑季哲之

忠字子茂 公西箴字子尚 步叔乘
 字子車 施之常字子恒 秦非字子
 之 顏噲字子聲 曾點字皙 參父與孔子
 繇字路同父 子鯉孟子父激公
 宜配享啓聖公

商君 執衛之庶公子
 相秦封商君

蘇秦 見前編

張儀 見前編 陳軫
 公孫衍附

樗里子 疾秦惠
 王弟

甘茂 相秦武王孫繆年十
 二為始皇上卿

穰侯 魏冉秦昭王母宣大
 后弟相秦封穰侯

全目

白趙秦昭王將封王翦事始皇殺項燕

孟子荀卿趙人爲齊襄王祭酒

孟嘗君田文齊宣王庶弟嗣父封薛公相滑王尋

文文卒謚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相惠虞卿爲趙上卿

魏公子無忌安釐王異

春申君黃歇楚人相考

范雎蔡澤俱秦昭

樂毅燕昭王將

田單齊疎屬襄王

魯仲連齊人與平鄒陽

屈原平楚同姓爲楚懷王左徒上官賈生誼

呂不韋相秦始皇稱仲父嫪毐

刺客曹沫魯人劫齊桓公專諸吳人爲公子光

李斯相秦始皇

蒙恬秦將

張耳陳餘

魏豹彭越

黥布

淮陰侯韓信

韓王信盧綰陳豨

田儼

樊噲酈商滕嬰灌嬰

張丞相名申屠嘉韋賢魏相酈

酈生食陸賈平原君

傅寬靳歙蒯成侯周緄

劉敬叔孫通

季布欒布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石奮張敖歐衛綰不疑周仁附

田叔

扁鵲秦越人與趙簡倉公淳于意漢太

吳王濞高祖兄

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外風灌夫附

韓長孺安國

李將軍廣

匈奴

衛將軍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公孫賀李息公孫敖俱張矣公蘇建趙

信張騫趙食其曹襄韓說郭昌荀彘俱衛將軍下已為將軍路博德趙破奴驃騎下將軍

平津侯公孫弘主父偃

東越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

朝鮮

西南夷

司馬相如

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子安嗣封衡山王賜厲王子

循吏孫叔敖楚莊王令尹子產鄭簡公相儀休魯穆公相石奢楚昭王相李離晉

文公之理

汲黯鄭當時

儒林申公培轅固生韓生嬰伏生勝高堂生田何胡毋生

酷吏蘇邠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愷舒楊僕滅宜且周

大宛大月氏大夏烏桓康居奄蔡

全目

八

石

史

游俠

魯朱家 劇孟

楚田仲

王益

俠幸

籍孺 北宮伯子

閔孺 鄧通

王孫嬌

趙同 李延年

滑稽

淳于髡 齊威王時人

優旃 秦始皇時倡俳倡

優孟 楚莊王時樂人

郭舍人

東方朔 西門豹以上五人

褚先生補入

日者

司馬季主

龜策

貨殖

自序

前漢書全自

正史

帝紀十二

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表八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全目

九

五

漢

王子侯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百官公卿表

古今人表

分聖人仁人智人愚人而以上中下九等別之識者謂其乖各亂體謬實甚焉

本志十

律曆

禮樂

刑法

食貨

郊祀

天文

五行

地理

溝洫

藝文

列傳七十

陳勝項籍

張耳陳餘

魏豹田儵韓王信

韓信彭越英布盧縮吳芮

荆燕二王

楚元王

孫辟疆辟疆子德德子向向子欽

李布樂布田叔

全目

十

石

漢

高帝五子 齊悼惠王肥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蕭何曹參

張良陳平王陵周勃 子亞夫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緄

張敖周昌趙堯任放申屠嘉

酈食其陸賈朱建婁敬叔孫通

淮南王長 子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萬石君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敖

文三王 梁孝王武 梁懷王揖 代孝王參

賈誼

袁盎晁錯

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

賈山鄒陽枚乘 子路溫舒

竇嬰田蚡灌夫韓安國

景帝十三王 臨江閔王榮 河間獻王德 臨淮哀王閔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全目

李廣孫陵蘇建子武

衛青霍去病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卜式兒寬

張湯子安世
孫延壽

杜周子延年孫緩緩弟欽緩子業

張騫李廣利

司馬遷

武帝五子戾太子 齊懷王 昌邑哀王 燕刺王 旦

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王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

褒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子敬劉屈氂車千秋本姓田王訢楊敞子惲蔡

我陳萬年子咸鄭弘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

霍光金日磾子安

趙充國辛慶忌

傅介子常惠鄭吉日延壽陳湯段會宗

雋不疑疏廣兄子于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

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

韋賢子元成

魏相丙吉

睦弘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

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張敞王尊王章

蓋饒寬諸葛豐劉輔鄭崇孫寶毋將隆何並

蕭望之子奇

馮奉世子光王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鄧 東平思王 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共王康 中

山孝王興

匡衡張禹孔光馬宮

王商史丹傅喜

薛宣朱博

翟方進

子真義

谷永杜鄴

何武王嘉師丹

楊雄

儒林

房何 丁寬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京

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王式 夏侯

蒼 趙子 毛公 孟卿 嚴彭祖 顏安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酷吏

尹齊 田廣明 田延年

貨殖

子貢 白圭 猗頓 烏氏 巴寡婦 清

蜀卓氏

維哀 宛孔氏 丙氏 可間

宜曲任氏

游俠

萬章 陽護 原少

俠幸

趙談 石顯 淳于長

匈奴

董賢 見史記者不錄

西南夸兩朝餘

西域

且末 小宛 精絕 戎盧 扞盧 渠勒

賓

大月氏 康居 大宛 西夜 蒲犁 烏孫

龜茲

渠犂 車師 依耐 無雷 難

兜

焉耆 姑墨 溫宿 尉犁 危須 疏

焉耆

烏貪訾離 界陸 郁立 師單

桓

蒲類 西且彌 東且彌 劫 孤胡

山

外戚

高祖呂后 薄姬 孝惠張后 孝文竇后 孝景薄后 王后 孝武陳后 李夫人

金目

漢

鈞弋趙婕妤 衛太子史良娣 史皇孫

王夫人 孝宣許后 霍后 孝元王后

孝成許后 班婕妤 趙后 定陶丁姬

孝哀傅后 孝元馮昭儀 中山衛姬 孝

平王

元后 元帝后王

王莽 莽之姑

叙傳

後漢書全目 正史

帝紀十

光武帝

章帝

安帝

和帝 殤帝

桓帝

靈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獻帝

皇后

光武郭后

光烈陰后 明德馬后 援小女

章德竇后 融曾孫 和帝陰后 識曾孫

和熹鄧后 馮孫 安思閭后 順烈梁后

孝崇區后 恒帝懿獻梁后 孝桓鄧后

桓思竇后 孝仁董后 孝靈宋后

獻穆曹后 操中女

志三十

律歷 三

禮儀 三

全目

十五

五

漢

祭祀 三

次文 三

五行 六

郡國 五

百官 五

輿服 二

列傳八十

劉元劉盆子

王昌劉永張步李憲彭寵盧芳

隗囂公孫述

宗室

齊武王演于北海靖王興趙孝王良
陽恭王祉泗水王欽安城孝侯賜
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李通王常鄧晨來歙

曾孫歷

鄧禹

子訓寇恂
曾孫策

馮異岑彭賈復

吳漢陳俊蓋延臧宮

耿弇

弟國國子秉
夔國弟子恭

銚期

王霸祭遵
從弟

任光

子李忠萬修
邳彤劉植耿純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馬成劉隆傅俊堅鐔馬武

竇融

弟子固曾孫
憲元孫章

全目

十六

石

漢

馬援子廖防兄子嚴族孫稜

卓茂魯恭弟魏霸劉寬

伏湛子隆侯霸宋弘茶茂賀郭馬勤趙熹牟融韋彪

宣秉張湛王丹王良杜林郭丹吳良承官鄭均趙

典兄子謙溫

桓譚馮衍子豹

申屠剛鮑永子邳暉壽

蘇竟楊厚

郎顗襄楷

郭伋杜詩孔奮張湛廉范王堂蘇章族孫不韋牟續賈

琮陸康

樊宏子儵族孫準陰識弟興

朱浮馮魴虞延鄭弘周章

梁統子松疎曾孫商元孫冀

張純子奮曹褒鄭元

鄭興子衆范升陳元賈逵張霸子楷楷子陵弟元

桓榮子郁孫焉曾孫鸞元孫典彬丁鴻

張宗法雄滕撫馮緄度尙楊璇

漢

劉平王望王扶趙孝淳于恭江革劉般子愷周磐蔡順趙咨

班彪子固

第五倫曾孫鍾離意宋均族子寒朗

光武十王東海恭王疆沛獻王輔楚王英濟南安王康東平憲王蒼子在城孝王尚阜陵質王延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中山簡王焉瑯琊孝

王京

朱暉孫穆樂恢何敞

鄧彪張禹徐防張敫胡廣

袁安子敞元張酺韓稜周榮孫

郭躬子鎮陳寵子忠

班超少子勇梁愷何熙

楊終李法翟酺應奉子劭霍諝爰延徐璆

王充王符仲長統

明帝八王千乘哀王建陳敬王羨彭城靖王恭樂城靖王黨下邳惠王衍梁

節王暢淮陽頃王昞齊陰悼王長

李恂陳禪龐參陳龜橋元

崔駰子瑗孫實

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漢

楊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元孫修

章帝七王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和帝子

張皓

子綱子王龔子種子嵩子岱子拂子劬陳球

杜根樂巴劉陶李雲劉瑜尹謝弼

虞翊傅燮蓋勳臧洪

張衡

馬融蔡邕

左雄周舉

子黃瓊孫

荀淑

子爽孫悅韓歆鍾皓陳實

李固

子燮子杜喬

吳祐延薦史弼盧植趙岐

皇甫規張奐段熲

陳蕃王允

黨錮

劉叔李膺杜密劉祐魏朗夏馥

巴肅宗慈岑暉范滂尹勲蔡衍范康

黨錮

郭太左原孟敏庚乘賈淑史叔賓

黨錮

黃允謝甄王柔符融許劭

何進

十九

石

漢

黨錮

鄭太荀爽

孔融

黨錮

皇甫嵩朱雋

董卓

劉虞公孫瓚陶謙

袁紹劉表

劉焉袁術呂布

循吏

衛覬孟嘗

任延王景第五訪

秦彭劉矩

王渙劉寵

許荆仇覽又

酷吏

董宣黃昌

樊曄楊球

李章王吉

周紆

宦者

鄭衆侯覽

蔡倫曹節

孫程呂強

張讓曹騰

單超

儒林

劉昆孫期

汪丹歐陽歙

任安牟長

楊政楊綸

宋登張興

張翊包咸

撫

魏應名馴

周防伏恭

孔僖任未

楊綸景鸞

高詡薛奕

杜咸

丁恭

周澤孫堪

楊仁趙舉

鍾興衛宏

張元董鈞

李育

穎容

謝該甄宇

許慎樓望

蔡元程曾

服虔

文苑

杜篤李尤

王隆蘇順

夏恭劉珍

傳毅葛龔

黃香王逸

劉毅崔

琦

邊韶侯璚

張升高彪

趙壹張超

劉梁

邊讓

獨行

譙元李業

范式劉茂

溫序彭修

索盧

陸績

戴封戴就

李充李善

繆彤王純

陳重張武

雷義

全目

平

石

方術

王烈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郭

趙彥 樊志張 單賜 韓說 董扶 劉

王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

逸民

嚴光 井丹 梁鴻 逢萌 周黨 王霸 韓康

王和平 王真 計子勲 上成公 解奴辜

烈女

陳留老父 龐公 姜詩妻 周都妻 曹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都妻 曹

世叔妻 樂全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

東夸

失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南蠻

巴郡南部 西南夸 夜郎 滇 哀牢 邛都

西羌

無弋爰劍 滇良 東號子麻奴立 白馬

西域

拘彌 于闐 西夜 子合 德若 條支

東離 栗弋 嚴 奄蔡 沙車

烏桓鮮卑

疏勒 焉耆 後支 車師前後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潘美發彥微 臧夢錫荆南

同學

潘發英彥昭 費孔昭賓音 參訂

史記

漢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官嘗謂遷曰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聖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續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二十列傳七十凡一百三十篇草創未就曾遭李陵之禍下遷腐刑既死後其書始出至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意遂宣布焉漢褚少孫補之宋裴

駟解

漢書

漢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告固私作國史者固繫獄弟超詣闕上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其書固自為郎後頗見親近乃上兩都賦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然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作賓戲以自通焉永元初竇憲北擊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察議及憲敗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所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凡一百卷唐顏師古注

漢高祖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父太公兄仲帝起于泗王亭長入關滅秦為漢王及滅楚即皇帝位

惠帝

名盈高祖次子

呂后名雉高祖后少帝後少帝俱他人子

文帝

名恒高祖五子

景帝

名啓文帝長子

武帝

名徹景帝十子

昭帝

名弗陵武帝六子

昌邑王名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

宣帝

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

元帝

名奭宣帝長子

成帝

名騫元帝長子

哀帝

名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

平帝

名衡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

孺子

嬰宣帝元孫

附王莽

孝元后姪

淮陽王

名元春

後漢書

宋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善為文章元嘉初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著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自謂體大而思精後為太子詹事與孔熙先謀反被收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臨刑曄涕泣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妹及妓妾來別曄涕泣甥謝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色睥乃收淚睥著後漢書凡一百二十卷唐大子李賢注

東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景帝孫長沙定王之後祖回

兵誅莽及滅赤眉即皇帝位

明帝

名莊光武四子

章帝

名烜明帝五子

和帝

名肇章帝四子

殤帝

名隆和帝少子

安帝

名祐章帝孫清河王慶子

北鄉侯名懿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

順帝

名保安帝太子

冲帝

名炳順帝太子

質帝

名續章帝元孫渤海孝王鴻子

桓帝

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

靈帝

名宏章帝元孫解都亭侯熹子

少帝

名辯靈帝太子

獻帝

名協靈帝太子

蕭何攻圖籍張良燒絕棧

漢高祖劉邦不借尺土五載成帝業所謂天授非人力

信然觀其自言決勝不如張良鎮撫不如蕭何戰攻不

如韓信真至當也楚漢爭鋒帝豈自料有天下哉帝有

天下益以能用三傑非若項羽不用范增當入關初約

法三章除秦苛政楚漢興亡其在斯乎迨彌留之際預

知繼相惟參安劉必勅遺事何深遠也惟分杯羹枕宦

臥龍成難輕士善罵蒯瞞功臣使太公迎門呂后失德

皆不無遺議云

高祖

楚人沐猴而冠
陳平六出奇計
蕭何洗足
見英布
四面楚歌
斬子公
安
傷遊雲夢
沙中偶語
叔孫通起朝
歲
周昌期期不奉詔
大風歌
南山四膳

帝問韓信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帝笑曰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帝曰大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何死誰代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韞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項羽欲烹太公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帝臥禁中羣臣莫敢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涕泣而諫○帝即位踰年未正太上之號但五日一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帝大驚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帝悟詔尊為太上皇○功臣謂韓信彭越○呂后與審食其通

漢惠帝七年

蕭何為家不治垣屋
後世賢師吾儉

周昌稱病不朝

曹參以齊獄市為寄

清淨寧一

漢惠帝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垂拱而天下晏然除挾書之律舉孝弟力田自迎趙王於霸上同起居飲食齊王人宮舉厄欲俱為壽呂后不得行酖真賢主也高祖始欲廢之何哉為呂后剛毅帝仁弱不足制也亡何而呂后果殺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有人彘之變帝觀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蓋不忍母之殘酷棄國家而不恤帝雖篤於小仁而實未知大義也

季布廷折樊
噲
樊噲面謾

叔孫通請立
原廟

兩廟
日食既

王陵守自鼎
之盟
面折廷爭

朱虛侯入宮
衛

行入銖錢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如意。廼令永巷四戚夫人而召趙王。王來未到，帝怒。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扶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會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問其獨居使人持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召帝觀。帝見問，乃知戚夫人。遂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齊王來朝，帝與之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置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乃恐白起，泛帝卮。齊王惟之，因不敢飲。作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乃從內史計，以城陽之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置酒齊邸，飲罷歸齊王。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請拜諸呂為將，從之。乃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

漢呂后傳位八年
少帝後少帝

呂后雖佐高祖定天下，諸大臣素所畏服，亦能矣哉。然其失德何多也。滅劉氏主諸呂，私食其戮戚姬，無所不為。少帝後，少帝之立，后得主之，亦后得生殺之。代政八年，日食晝晦，始惡之曰：『此為我也。』雖有悔心之萌，安能免蒼犬之機敗哉。獨性王陵平勃輩，堂堂勳貴，媚事婦人而不早為之所，直使劉氏諸孤殆盡。然後將相交驩，鋤去非種，取神器于呂氏之手，復還劉氏。則大臣之畏服，高后從可知矣。

史記

五 一 石

行五分錢

朱昌日所言
公言之

江漢水溢

星書見

漢太后夢龍
據腹而生帝

除收罕相坐
律

陳李對錢東
之問

却于里馬
賢山至言
正華受言

除誹誦妖言
法

呂后兩少帝

呂台呂產呂祿呂通等皆封為王女弟須封為臨江侯。呂后過輶道見物如若大來攖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殂心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朱虛侯。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兵時太尉不得主兵使郵寄給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悉捕諸呂斬之齊王亦徙而居。漢文帝三年

漢文帝三年

漢文帝赦田租詔養老除肉刑滅笞背可不謂父母乎民者乎露臺惜費百金後宮衣不曳地不敢輕靡天下之財遣將擊興居辭禮誘南越不敢輕翺天下之兵吳王賜之几杖張武愧以金錢不敢輕拂天下之情弄臣戲殿上丞相檄召而不拒梁藩不下門廷尉劾奏而不嫌中郎撤夫人之坐席而不罪將軍過天子之乘輿而不怒其恭儉寬仁皆可為天下後世法第廟汾陰賜銅山詔短喪微有可議者

淮南王殺審食其

適四鐵錢

宜誼治安策

論精貯

尺布斗粟之誰

兄錯智襄

請入粟拜爵

免罪

除秘視

帝飭飲水官

不在鉅鹿

黃龍見成紀

賜民田半租三十稅

晁錯違父教令

田以燒梁

獄辭室手

孫孫黃金

更咸呂注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繫長安意無男有女五將行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請從乃從父至長安上書訟父為吏廉平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天子憐之詔除肉刑○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之○南越王趙建德稱臣奉貢○吳王扞病不朝賜凡杖張武受賄遣覺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申屠嘉為相入朝嬖臣鄧通在帝旁怠慢嘉曰陛下誠愛則富貴之母以朝廷瀆也罷朝為檄召通帝意直必困于嘉急持節召通因謝嘉曰此吾弄臣幸釋之乃免○梁王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効止之○慎夫人與皇后同坐袁盎却之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豈可同坐哉○以周亞夫為將軍帝自勞軍之細柳營先驅不得入○方士新垣平言周鼎在泗水平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乎于是祀渭陽汾陰後知許誅平○賜鄧通吳王濞以銅山由是吳鄧錢布天下○帝崩遺詔天下三日釋服

漢景帝在位十六年

漢景帝嘗提傅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太子時已然既即位殘忍任數詐力御下七國之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而晁錯棄市賜亞夫金曰鞅鞅非少主臣而亞夫餓死信讒用佞屠戮功勳則君臣之道缺過愛梁王空許傳位則兄弟之好乖無罪廢太子和親遣公主則父子之恩亡薄后以失寵貶栗姬以恚恨死則夫婦之義薄文景雖並稱賢而景不及文多矣然史載其羣儉恤刑粟紅貫朽亦守文之王也已

詔曰諸君
務先竟
之

不疑長
直不疑長

三月雨雪
地一日三
動

日月皆赤
十二月雷
日如紫五
星連行寄
太微月貫
吳曆

帝雖大
略三策董
仲舒不冠
不見汲黯

李廣飛將
重衛青將
相才兒竟
課

萬石君不
言而躬行
可馬相如
詞賦得幸

東方朔時
時直諫
公孫弘賢
良策

主父偃善
陰陽人主
意

初置刺史

是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七國從之七國反以誅錯為
各袁盎見帝曰為今之計獨誅錯赦七國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帝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殺錯
周亞夫數諫帝帝惡之召賜之食獨置大觥無切肉
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亞夫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
主臣也後以其子事連汚亞夫下獄不食而死梁
孝王來朝帝與之宴曰萬歲後傳于王寶嬰引卮酒
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
以得傳梁王王以此益驕廢皇后薄氏立夫人王
氏為后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初長公主嫖欲以女
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王欲予徹王夫人許之
由是公王曰讓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
人知帝栗姬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為后帝怒
曰是而所直言耶遂按詠太行而廢太子栗姬悲恨
而死遣公主嫁匈奴到都為中尉嚴酷行法不
避貴戚

漢武帝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漢武帝有志慕古興太學正郊祀行夏時表大經創年

號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而且董申趙汲李衛霍張文

武竝進可謂明於治道者也惜創制因心內侈宮室外

事甲兵喜封禪好神仙拜文成五利信桑孔張湯重欽

繁刑賣官贖罪弊政實多焉江充用而巫蠱起太子殺

而國本搖望思臺作悔心始萌罷候神之官布富民之

令事已無濟嗚呼恐女主為禍立子殺母人亦何樂乎

有子不仁哉為拓跋氏作備矣

行半兩錢
越相梁臺
作承露盤
帛書飯半
白雲出封
市天皇意
乾封關東
大僕郭解
伏誅
蘇武歸雪
牧紙
李陵降
堯母門
堯問三老
上書
周周公圖
賜靈光
呈如日夜
出風一節

董仲舒申公趙絳汲黯等以文事進李廣衛青霍去
病張騫等以武事進○齊人少翁以方術拜文成將
軍樂大亦方士拜五利將軍尚公主○東郭成陽與
桑弘羊孔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其法大抵出于張
湯湯舞智御人汲黯罵曰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
○初神巫教美人慶厄每屋輒理木人祭之帝寢得
夢而病使汪充治巫蠱獄掘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
子懼使客斬充走湖與衛后皆自殺○田千秋訟太
子克帝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帝曰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千秋曰方士言
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斥之帝曰鴻臚言是也于
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封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殺鉤弋夫人趙氏帝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往古
國家所以亂由子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
不先去之也後魏道武帝立其子亦殺其
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武為長久計耳

漢昭帝 在位十三年 始元元鳳元平

雋不疑引
經斷獄
多所平反
其母嘉笑
與常

杜延年勸
行儉約

張安世志
行純篤

漢昭帝以童年能知霍光之忠與上官桀之詐非不
明歟哉光之事帝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一旦變武帝
之行事謫即興焉或曰先人典章未循也或曰大將軍
自作威福天子其何賴帝稍信其言光之所為今日行
明日罷矣然能舉賢良問疾苦賑貸貧民種食復除田
租令弗出馬罷權酷官減戶口錢使虛耗之民漸有生
息上無改父之嫌下無居美之忌可謂難矣而享祚不
永惜哉

燕王且土
宜祭等謀
反皆伏謀

祠鳳凰于
東海

微時故劍

趙廣漢發
奸捕伏如
神見事風生
王褒作聖
至得賢臣
韓延壽開
陽思過
置常平倉

昭帝

上官桀以霍光不納其孫女入官惡之詐為燕王上
書誣光罪光聞之止書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
詔入光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
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
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
桀黨有譖光者帝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屬以輔朕
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權酤酒稅也○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屬國初武秀徙海上枚漢節
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匈奴陵至海上置酒
設樂說之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也子為父死無所
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于前陵喟然嘆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因泣下沾
襟至是匈奴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子奴詔言武死常
惠私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帛書
言武所在乃歸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
還鬚髮盡白○泰山石立上林園柳自起生符節令
畦弘上書言當有一庶人為天子者語
聞以妖言伏誅長綫○

漢昌邑王在位一月
宜帝在位十五年
元康神罰五鳳甘露黃龍

昌邑王立僅二十七日曰遊戲無度霍光不致負社稷奉
太后命廢之而立宣帝講論五經信賞必罰吏治民安
人林稱盛矣股肱稱美矣書功臣於麒麟閣上惟霍光
不名益為其功大耳然則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何骨未
寒而族已赤哉深知太子仁柔則當裁奄寺之權抑椒
房之勢而乃任弘恭石顯久居要地使許延壽史高竝
列崇階凡言事必勅其諍議則是國家大事非二者不
得與聞其流尚可止耶

漢書

充國貴
賈相之議
珠屋

張敞五日
京兆
嚴延年屠
伯
鳳凰三集
未金馬碧
雞之神

昌邑宣帝
宣帝少時，諸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名賀、大夏侯名勝、小夏侯名建、穀梁名淑。麒麟閣上，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他。」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霍光夫人顯及禹山等謀廢天子，事覺，族誅。○龔遂守渤海，躬率儉勤，勸民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皆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畏服。○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同乞骸骨，帝許之，加賜黃金及歸賣金買酒，與故舊為歡，或勸廣以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之，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漢元帝 在位十六年 號初元 永光 建昭 竟寧

賈相之議
珠屋

薛國諫從
橋

匡衡疏六戒

貢禹明經著
節

漢元帝在東宮，多材藝，喜詩書，溫雅有古風。烈及親政，貧民賑焉，種食貸焉。宮館罷焉，數月間，善政迭書。率是而行，孝文亦不是過。然史高以外戚領尚書，恭顯以宦官典樞密，所用非人，天下事已不可與有為矣。主德不明，穰柔不斷，牽制文義，羣小讒譏，使蕭望之飲鳩，周堪疾瘠，張猛自殺，京房見誅。有善不能用，有惡不能去，無知人之識，乏明斷之才，以釀外戚宦官之禍。西漢之淩夷，決于帝已。

馮野王行能
第一

召信臣治行
第一人號名

父

王璿下賜軍

于

甘陳矯制立

功

唯雞化雄雄

雞生角

隕石

元帝

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傳舊恩天子任之與劉更生金
徹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
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望之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不宜用宦官當罷之應古人不
近刑人之義恭顯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
召致廷尉帝可其奏竟罷免然帝器重望之不已會
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恭顯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
臣體請逮捕帝乃召望之望之飲酖死○以周堪為
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
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自事事
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
公車○京房精于易知數策事多奇中天子悅之然
為石顯五鹿充宗所忌出為魏郡太守未幾石顯譖
房誹謗天子遂棄東房先受易于焦延壽延壽嘗信
得吾道以亡身者必東生也果然○石顯與僕射牢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善友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
鹿客耶印何
累授若若耶

漢成帝在位廿六年號建始河平
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

諱宜身兼數

舉

班伯諱言

劉向進漢直
五行傳論

何武去後思

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穆穆天子之風第湛于
酒色委政王氏廢許后寵飛燕合德使諸舅日熾國勢
日衰天災地變史冊已不勝書帝不疑王氏此谷永杜
欽張禹蔽之也然其時直臣亦不少王章死獄劉輔鬼
薪梅福朱雲上書折檻劉向封事極言王與劉勢不並
立帝惟嘆息悲傷而已其何以弭災異安社稷耶帝素
無疾病晨起不能言推治起居合德自殺此禍水也滅
火必矣渫方成之言驗乎

漢書

十二

百

帝微行稱富平侯家人

孔光削草

民訛言水至

黃霧四塞

桃李實

鐵飛

劉歆典領五經

賈讓治河二策

鮑宣官七亡七死

成帝

悉封諸舅為列侯譚商立根逢時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初許后與班婕妤皆寵帝欲與婕妤同輦爵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似之乃止。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合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皆為婕妤譖后及班因廢之。四月雨雪時政在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因欲自托乃曰骨肉大臣有忠無患陛下不宜聽讐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杜欽亦倣此意故得擢光祿大夫。張禹年老子弱恐為王氏所怨亦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毋信用帝由是不疑王氏。于章上書言曰食之咎皆鳳所致因薦馬野王以代鳳鳳懼使尚書劾章致死。立飛燕為后劉輔切諫詔獄論為鬼薪取薪于山以給宗廟三歲刑也。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謂張禹也御史將雲下雲樂殿檻檻折

漢哀帝

在位六年號建平延壽

漢哀帝初封于外好禮節儉深知先帝優容五侯驕恣而欲收攬威權以則武宣奈德不優才不振復為傅太后后所制孔光朱博等小人用事致有中山東平之獄王嘉鄭崇鮑宣之死天下誰不非之更寵董賢且曰吾欲法堯禪舜嗚呼自古固多溺愛之君未聞有頑童而欲禪以天下者使莽聞之豈不曰若彼頑童固可受禪如我國戚何難僭號吾知莽之篡逆不待元始而逞其欲在帝之時早已蓄於胸中矣

漢書

十三

石

更號陳聖劉
太平皇帝

哀帝

彭真名歸

氏訛言行壽

梅福變姊名
為吳門市卒

逢萌掛冠
與勝印綬加
身不食而死

薛方守箕山
之節

禁印金刀
新室文母

作井田
王田私屬

帝為定陶共王之子元帝庶孫傳太太后共王母也。以朱博為丞相臨庭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帝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出。宜退丞相以應天變帝不聽。中山王馬太后亦元帝后及其弟參被誣皆自殺。東平王雲坐祀祭視誤自殺。帝欲益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不食而死。尚書鄭崇諫寵董賢由是數以職事見責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至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覈帝怒下獄殺之。丞相孔光行園陵馳道中鮑宣鉤止之反以摧辱宰相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曰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董賢常與帝同臥起一日賢晝寢偏藉帝袖帝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補而起賢嘗侍宴帝有酒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其拜大司馬册文有允執其中語孔光知帝尊寵賢下車拜謁賢由是權與人主作矣。

漢平帝在位五年號元始。孺子嬰王莽居攝。年僭位十五年號初始始建國大鳳地皇。

漢平帝雖立王莽總已賜號安漢公繼加宰衡再加九

錫豈帝真下愚時權在莽挾帝以不得不然之勢耳。椒

酒置毒莽實弑帝而乃藏策金膝將誰欺乎。由是稱攝

皇帝又稱假皇帝立孺子嬰止兩歲莽利共幼也使王

舜請璽太后涕泣以璽投地未幾廢嬰為安定公遂篡

位稱新皇帝據十五年亂政紛紛追漢兵扶至漸臺將

嚮其身切其舌何莽此時尚不覺悟猶曰天生德于予

漢兵其如予何

漢書

十四 一 石

莽人夫楊雄

陳威用漢祖

黃霽四塞
四月限霜

雪深一丈
民訛言黃龍

平帝王莽

自孔光等養成漢禍。詔倭成風。采伊尹同公。解號加莽。為幸。衡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莽因臘日。土椒酒。置毒酒中。帝疾莽。作策。請命于泰時。願以身伐藏策。金膝置于前殿。勅諸人莫言。武功井井得。日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皇帝。詔曰。可。又詔莽朝見。稱假皇帝。○莽既篡位。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歟。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于是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時長安狂女。子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莽以軍師外。被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鰓魚。及漢兵至武關。莽親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俄亂兵入。火及掖庭。承明孝平皇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而死。莽避火。宜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且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眾兵上臺。斬莽首。將其身。解解。分傳首諸宛。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漢淮陽王在位
二年號更始

長人巨無霸
號百萬

保錫到君音
鴉傍破庫

耿弇按劍歸
蕭王

北道主人

莽末諸雄。欲立劉後。以從人望。新市平林。憚劉續威名。貪更始懦弱。定策立之。續即被殺。長安兵四集。爭斬莽首。更始始都洛陽。諸將過。皆冠幘。服婦人衣。士民笑之。及居長樂。升前殿。俛首刮席。忤不敢視。委政趙萌。飲讌後庭。羣小膳夫。濫膺官爵。有竈下爛羊之謠。蕭王秀既平王。即復滅銅馬。乃赤眉兵熾。奉劉盆子攻入長安。更始未及降。而蕭王已即位鄯南矣。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及其死也。詔鄧禹葬之霸陵。

劉望稱帝
伏誅

溫華進赤
持于蕭王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縣平林人陳牧廖湛舉兵應之
○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春陵與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及更始立諸將又憚劉縯威名陰勸更始除
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固
爭于是并執縯殺之○更始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
校尉使前輅修宮府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莫不俟
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懼喜不自勝老吏皆垂涕目不
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長安
謠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秀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銅馬諸賊俱降降者
意不自安秀乃乘輕騎按行諸部降者語曰蕭王推
赤心置人腹吾儕安得不股死故關西號秀為銅馬
帝○更始每朝見但南面立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諸將後至者輒同擄掠得幾何及盆子入則踞騎走
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
當下謝城即下拜復上馬其處愚如此

漢光武帝 在位三十三年
號建武中元

皇後設大
法禮順人情

伏隆死節
平陽并底蛙

待盆子以不
死

班彪著王命

九泥封西

谷開

帝皇犯帝座

鎮南華風始

于二守

作馬見童拜

迎郭伋

馬援聚米為

山谷

但隴蜀

漢光武業係中興事同開創當天下大亂兄伯升好俠
養士帝獨勤于稼穡人比之高祖兄仲抑何自歎晦也
追昆陽捷後伯升遇害而能隱忍圖存以待赤眉兵亂
盆子角立神器曠無所歸然後一鼓而收之所謂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惟帝足以當此章陵宗室曰文
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直柔耳帝笑曰吾理天下亦
欲以柔道行之真至言也但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讖行
封禪不免盛德之累已

祭遵雅歌投
 壺
 吳漢八戰八
 克
 貴戚歛子避
 一鮑
 寶融入朝
 鄧暉拒關不
 開
 薛敢直諫被
 殺
 黃立疆項
 郭况金帛
 豐錄越暴
 而接戒子
 五倫公平
 樂此不為疲

伯升為更始所害帝絕不作威容惟痛自引答至不
 敢為兄喪飲食言笑恬如也而枕席間淚常交漬下
 馮異獨寬譬之。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故廢鄧暉言
 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
 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
 亂大倫使天下有譏社稷者。郭后既廢太子彊意
 不自安屢請願備藩國乃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名
 莊以彊為東海王。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十
 天下桓譚上疏切諫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
 斬之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卒。杜詩為南
 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各父後有杜母。杜恂從帝南
 征潁川盜賊悉平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復偕寇
 君一年乃留恂長社。張堪為漁陽太守民歌曰桑
 無附杖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徵劉昆為
 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
 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
 嘆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漢明帝在位十八年號永平

幸孔子宅

漢明帝以世祖為父以光烈皇后為母以東海王彊為

兄以馬貴人為后賢哲一堂人倫樂事亦云備矣年十

二即辨陳留吏牘之語及即位臨雍講藝勲戚莫不受

經匈奴遣子入學四姓小侯立學于南宮二十八將圖

畫于雲臺故永平之政東都稱美薄諸子之封獨隆中

山東平之賜馬廖兄弟未嘗私恩改官郭况以廢后之

戚均禮陰氏帝亦何愧于明哉所可恨者求天竺佛法

以為中國無窮之禍真萬古之罪人矣

郭况行前去
檐帷

楚王最先好
佛後被殺連
坐者以千數

廉范兩炬三頭

漢家神箭

耿拿拜井

郎官上應列宿

楊終請罷邊兵

馬防勸成德

馬防狀恭同功

光武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詔下州郡檢覈時諸郡各遣吏奏事見陳留吏牘有
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
吏由吏不肯服光武怒時帝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及詰
吏由吏乃首服如對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
辨說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
觀德者蓋億萬計○四姓小侯謂外戚樊郭陰馬也
○二十八將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
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
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二十二二人馬援以
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帝分封皇子親定其封域裁
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
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謂東平王蒼中山王焉也○馬
廖馬防馬光皆后兄弟終帝世未嘗改官
○郭况光武廢后外戚陰氏帝母家也

漢章帝建初元

漢章帝行寬大虎觀談經篤友愛之情議貢舉之法
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為東漢賢君第寵竇后竇憲
弄權之漸寵竇憲成外戚為亂之階曹丕謂明帝察察
章帝長者然觀其所為適以長者自累耳內則后之譖
殺貴人而廢太子外則奪公主園田而不能罪張林楊
光恃勢貪殘太尉鄭弘奏言即死傳育擾動諸羌梁竦
無辜繫獄而竇氏驕淫滋甚不能以時收剪其失不有
甚于明帝哉

陳罷去改苛俗

魯恭治中牟三異

鄭均自衣尚書

班超云妻

曹褒定漢禮

章帝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等皆與焉。有司奏請東平王歸國帝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相送涕泣而訣詔議貢舉法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是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初宋貴人生太子慶竇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謀陷宋氏及廢慶立肇梁氏私相慶后忌之諸竇作飛書陷梁竇死獄中竇女兩貴人俱以憂死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鄭弘奏憲專權林光助惡遂收印綬而死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莫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冬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漢和帝

在位十七年殤帝在位一年號永元元興殤帝號延平

憲刻石燕

韓稜正色立

詔檢勅鄧氏

賓客

漢和帝勤兵誅憲獨行威斷友愛兄弟吸納嘉言因早蝗而除租稅詔太官勿受珍羞亦慈儉之君也帝雖育于竇太后實梁貴人子梁竇訟冤帝以臣子無貶尊上之文讀其手詔益知其為仁孝也第鄭眾宦官也雖有除逆之功而賞爵封侯未免太過殤帝即位鄧太后臨朝恭肅小心動有法度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鄧騭為車騎處置井然鄧之賢於竇遠矣而帝立以百日崩以二歲此殤之所由謚歟

漢書

十九

石

樊冲請學
校

詔舉隱逸
將士

水清無大魚

仲長統昌言

錄因澍雨

虞翻盤根錯
節
增寵

帝以朝臣莫不附憲中常侍鄭眾獨有心機遂與定議誅憲封眾為勳鄉侯。臨武長唐羌上疏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虫猛獸不絕于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方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初梁貴人死官省事秘莫知帝為梁氏出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死帝感動良久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乃追尊母梁貴人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班超起自書生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及久在西域年老乞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求哀帝感其言詔還京師

漢安帝 元初永寧建光延光

漢安帝之立也鄧太后猶臨朝抑外戚省供奉作祥刑善政多端帝年二十二始立后至二十七尚未反政豈太后之專擅哉太后崩而鄧鸞等皆自殺矣江京李膺為列侯矣王聖為野王君矣楊震來歷先後被樊豐之讒而去矣始則間后妬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問繼則京豐交譖陷太子之廢而不能辨一旦不諱樹立嬰孩遂至妬后臨朝權歸閹尹帝之不德若此則知太后握固不予非得已也

設三料以寡

壯工

系線縫裙

班勇有父風

幸賜石府留
飲十日

司徒魯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
孟夏上逆時氣十傷農桑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
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可令大辟之科盡
冬月乃斷從之。江京李閏樊豐皆宦官。王聖帝
乳母。閏后性妒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
。帝納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保太僕來歷要結劉
璋等證太子無罪下詔責之乃各引去歷獨守闕連
日不肯去。楊震孤貧好學諸儒謂之關西夫子楊
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之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
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或勸
震為子孫開基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官至太尉被讒飲酖而卒。黃憲
字叔度潁川荀淑嘗異之陳蕃周舉每相謂曰時月
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生于心矣郭泰亦謂
其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云。薛苞與
兄弟異居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荒頓者器物取朽
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之徵拜侍中

漢世鄉侯有順帝在位十九年號永建
位八月 順帝 陽嘉永和漢安建康

漢順帝為太子時降封濟陰安帝既崩以廢黜不得上

疾真隱居不仕

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閭后貪北鄉侯年幼迎而立之

八月而薨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誅閹顯兄弟遷太后

於離宮而帝即位天下想望其風采黃瓊李固輩相繼

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惜乎不能善用其才耳然能

朝太后起太學還大珠璣楊震似非下愚之主而令中

官養子襲爵又封乳母宋娥任梁冀兄弟無君錮寵不

悟則其愈於下愚者幾何哉

有雄有主臣
之節

固政為天
即第一

云衡作渾天
說

時徵江夏黃瓊李固以書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
下惠不桀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語曰曉燒
者易缺燬燬者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俗論皆言
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謀令眾人歎服一雪
此言爾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
土疏言事帝頗採用之○李固邵之子少好學嘗改
易姓名杖策驅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
世大儒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合同業書
生知芬為邵子也○初儀郎陳禪以間太后與帝無
母子恩宜統朝見李邵密表力爭其不可帝從之○
安性薄于藝文學舍鞠為園蔬翟醜上疏請更修結
誘進後學帝從之○桂陽獻大珠不受○詔楚楊震
時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流涕始飛去○遺
枉喬張綱等八人分行用郡張綱獨理其車理十洛
陽都亭口豺狼當道安問獄經遂劾奏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梁不疑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
心十五事書
奏京師震悚

漢冲帝在位一年 質帝在位心年
號永嘉 號本初

皇甫規君丹
民水之論

梁並以恩信
招誘叛羌

漢冲帝降恃太后外任李固梁冀雖忌備未敢害也踰
年遂崩清河渤海竝徵至京清河重公卿歸心冀利
渤海年幼排眾立之質帝雖冀所立少而聰慧嘗因朝
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即受毒餅之禍其時李固身為
上公當奉太后冕服而臨窮究侍醫梓謀使不及備逆
臣即可授首因而策立清河不崇朝漢祚可復隆矣豈
意太后左右皆冀腹心一人叫呼眾必不應固雖效枕
尸之哭而即策免矣吁恨哉

賀帝有昭帝風

梁穆戒梁冀

今日得御平

不龍門

李郭仙舟

顏川四長

范滂登車推

轡有澄清天

下之志

陳蕃下榻

美壯兄弟同

張陵奪劍

仲帝質帝

冲帝既崩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
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
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立質帝○按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強梁之人
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
帝食毒餅苦煩甚名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
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先與冀書曰先世竊立
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及杜喬等
皆欲立清河王冀白太后先策免固迎立桓帝○廣
陵張嬰據郡反歷陽盜華孟白稱黑帝膝撫進繁嬰
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永昌太守尹君世錡黃
金爲文蛇獻冀益州刺史种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
冀由是恨嵩會巴郡人服直謀反稱天子嵩等討捕
不克冀因此陷之李固土疏力救嵩得赦罪免官而
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

漢桓帝元嘉永興永壽延禧永康

漢桓帝亦梁冀所立生殺予奪盡出于冀莫敢誰何未
幾單超等齧血定盟盡滅冀族朝野喁喁稱快奈梁氏
方鋤五侯繼虐毒徧海內與盜無異更與部黨以李膺
杜密爲名胥天下賢士號爲黨人捕而誅之錮之其禍
反勝於冀時論者謂士君子不能善藏其用使暴秦焚
坑之禍復見於今不能無遺憾焉尤可異者二十一年
凡三立后兩不食死專事畋遊急於征斂或云陳蕃任
事則治吾不信也

漢書

世三

石

劉龍一錢

劉寬蒲鞭示

辱

孟敏墮甕不

顧

張成風角

元方季方難

兄難弟

平原無党

皇甫規恥不

與党

賣肉內侯以

下官

張儉望門抄

止

孔褒一門爭

死

夏馥隱名避

禍

哀蘭卒丁上

室

申屠蟠超然

免于評論

胡廣辭事不

理

張讓父死陳

寔獨吊

汝南許劭月

且評

李固既廢內外喪氣惟杜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倚
望焉會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
奏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鮪交通收下獄死。村單
迨左瑄只瓊徐璜唐衡為列侯迨卒四侯轉橫天下
為少語曰左同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虐徧天下
與盜無異。李膺杜密各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時
甘陵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謗有南北部黨人
之議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
陳蕃等更相褒重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宦
官因緣譖訐遂捕李膺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策
免太尉陳蕃。荀淑有八子時人謂之八龍陳實與
淑齊名嘗詣淑長子元方御車次子季方駿乘孫羣
尚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送侍左有淑孫或尚幼抱
置膝上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崔實
政論其略曰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
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仲長統見其書
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遺書置之坐側

漢靈帝

在位廿一年號建寧熹平光和

中平

漢靈帝初立陳蕃竇武輩同心佐治天下延頸以望大
平無何曹節王甫矯詔發兵復治鉤黨流毒縉紳三君
俊顧及厨之流死徙廢禁難以悉數張讓與張角交通
不加之罪張鈞呂彊直言賈禍王允盧植皇甫嵩有平
賊大功反多罪獄而封讓等為十三侯開邸立庫賣官
聚錢漢之天下可復保乎其時變異有從古所無者仍
立畢圭靈昆二苑作列肆於後宮以為淫樂不知社稷
之將亾人嘗言相靈靈又劣於相已。

桓與驄馬御
史
革車推用六
下名士
許生僭稱帝
孫堅殺之
張舉僭稱帝
劉虞殺之
青蛇見御座
雖難化雄
黑氣如龍不
溫德殿庭
青虹見王堂
殿庭

管寧卸金不
顧

盜牛守劍

楊彪四世清
德

孫權以荆州
借劉

靈帝

殺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禁錮士大夫高尚其道更相標榜以賣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世所宗也。以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人之英也以不奉范滂等為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人也。以張儉等為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以杜嵩等為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也。黃巾賊張角以妖道聚眾數萬中常侍封諸等為內應京師震動及封諸事發帝詰責諸常侍皆叩頭求退已而共諧呂彊彊遂自殺張鈞上書請斬十常侍以謝百姓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掠死楚中。盧植破張角垂當拔之宦官誣植抵罪詔皇甫嵩討角大破之會角已死剖其棺傳首京師王允破黃巾得張讓交通書帝不罪讓反徵允下獄得減死論未幾皇甫嵩亦罷。關西邸賣官西園立庫貯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問其子曰外議何如荅曰人嫌其銅臭耳。作列肆于後宮使諸承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着追賢冠帶綴駕四驢躬自操人京師相敬致驢賈遂與馬齊。

漢少帝

在位六月號獻帝

初平興平建安

在位三十一年

靈帝二子曰辯曰協辯立為少帝董卓至京師見於北

芒坂下遂心輕王室廢少帝弒太后立協為獻帝遷都

長安流離板蕩莫可勝言當王允等密謀呂布奮戟誅

卓幸冀苟安李傕郭汜治兵相攻劫天子質太尉紛爭

道路播遷無王曹阿瞞奸雄肆虐與董卓昭定書遷帝於

許舉止動靜一聽挾持立魏宗廟而不敢問進爵曰王

而不敢言杖殺國母而不敢救但曰我亦不知命在何

時嗚呼何其慘耶

漢書

世五

石

少帝獻帝

非復吳下阿蒙

孫劉分荆州

龐統二計

開羽滅羣

少帝既立何太后臨朝出軍校尉袁紹勸大將軍何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未幾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未至進為張讓等所殺袁紹乃勒兵捕諸宦官皆殺之讓等因迫遂將帝出穀門讓等自投河死卓至迎帝于北芒坂下尋廢之而立獻帝弑何太后。司徒王允與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端密謀使中郎將呂布誅卓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事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趣兵斬卓卓將李傕郭汜舉兵犯關收允殺之尋僉攻汜劫帝入其營帝使公卿和催汜汜留太尉楊彪等為質復攻催遷帝于北塢後董承等奉車駕至洛陽曹操在許謀迎帝將兵詣洛陽遂遷帝于許由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時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家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書令密圖之事泄操乃勒兵入宮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過訣曰不能復相濟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却慮曰却公天下豈有此理耶及操卒于丕遂篡漢。

附兩漢末諸人

赤眉

劉盆子太山式人陽城景王章之後祖憲為式侯父萌嗣莽時因除兄恭茂與盆子俱掠在赤眉車

中赤眉者郿人樊崇起兵于黃衆數萬人皆赤其眉以相識以名為羣賊乃奉盆子為帝改元建世攻入長安殺更始轉掠郡邑發掘諸陵盡取其寶玩遂汚辱呂后尺僭位一年至宜陽降光武光武乃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觀之因顧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且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以決勝負不欲強相攝也崇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遂以盆子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陽樂陽地稅食終身

邯鄲

王昌一名邯鄲人主星卜常云河北有天子氣詐稱已乃成帝子真平興更始元年趙國大豪李育劉林等信之聚衆人邯鄲立郎為天子後檄遠近莫不響應僭位五月光武滅之。

淮南

李憲許昌人莽時為廬江屬令莽敗據郡自守自稱淮南王尋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僭位六年

光武遣馬成滅之

西平

盧芳安定人莽時詐稱武帝曾孫與羌胡起兵更始徵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自立為西平王與匈奴和親匈奴立為漢帝僭位十二年後降光武封為代王復叛入匈奴而死

梁

劉永睢陽人梁孝王之後更始元年起兵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光武使蓋延斬之子紂復自立為梁王敗奔董憲憲敗為軍士所殺

張步瑯邪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輔漢大將軍光武遣伏隆拜步東萊太守永聞隆至先立步為齊王步遂不受命永死子紂立步乃立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光武遣耿种伐之斬費邑步遂降後復叛

逃陳後追斬之

董憲東海人更始元年起兵據郡劉永拜為翼漢大將軍又立為海西王永死光武伐之敗亡

龐萌山陽人更始立為冀州牧後降光武為平狄將軍復叛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遣吳漢滅之

成

公孫述茂陵人莽時為蜀郡太守更始立詐稱輔漢將軍攻據成都自立為蜀王建武元年僭稱成帝改元隆興盡有益州之地凡十二年先是述夢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一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奈何妻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果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滅之

初述徵廣漢李業業不就述使人劫以毒酒業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死又聘巴蜀譙元元不詣亦以毒劫之元曰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毒藥元子瑛奉錢十萬以贖父死許之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健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俱託青官以辭徵命光武既平蜀元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業

間徵貽永信會永信卒貽仕至合浦太守

寧朔

號白虎將軍更始時起兵立漢宗廟改元漢復自

西州

上將軍尋上書詣闕遣于恂入侍徵使討蜀

純為王

明來欵等滅之

楚

秦豐黎丘人更始時據黎丘自號楚黎王僭位三年

光武

遣岑彭滅之○延岑南陽人與秦豐合兵豐以

女妻之

豐敗降述述封為

翼江王

述敗降漢

燕

彭寵宛人西漢末為郡吏光武拜為漁陽太守建武

冀州

袁紹字本初太尉袁安之後自號車騎將軍犯河

壽春

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以俠氣間為虎賁中郎將

益州

劉焉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因人言蜀有天子氣

先降

于曹操其地并歸昭烈○張魯

荆州

劉表字景升為荆州牧不修職貢僭

兖州

呂布字奉先建安元年襲取下邳稱徐州

薊

公孫瓚遼西人攻幽州殺劉虞據其地因恃財力

遼

公孫度元荒人自立為遼東侯孫子淵

史記

楚元王

高祖兄弟四人，兄伯早卒，其嫂在高祖微時，常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一日叔與客來，嫂伴為羹，盡櫟釜，客去已視釜中，尚有羹。高祖以是厭其嫂，及即位，盡封諸兄弟，而伯子獨不封。太上為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為其母不長者，于是乃封其子信為美頡侯，諸櫟釜也。」

蕭相國

蕭相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疑君也。為君計，莫若盡遣君。」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言，上大悅。淮陰侯既誅，上使使益封何五千金，合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弟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君居守，非破矢石而益君封置衛，心疑君也。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亟讓封勿受，而悉出私財佐軍，以釋上疑。相國如其言，上大悅。

瓜美世後謂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上之自將擊黥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時何為？上在軍，獨拊循百姓，悉所有佐軍，客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人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常復慈孝，務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也。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貴貨，以自汙？相國復如言，上大悅。

淮陰侯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釣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徙佐漢定天下，封楚王。之國召漂母，賜千金，召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少。」

年以為楚中尉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于此信之初歸漢也未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三十人皆已斬次至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之釋不斬言于上上猶未之奇也問與蕭何語何奇之會上八蜀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意上不用亦何聞信亡不及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喜且罵何曰臣不追亡者信上復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亡士無雙上計必欲東非信無可與共功者顧能用信信留不能信終亡耳上曰吾為化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上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于是上即召信拜何曰此乃信之所以亡也上必欲拜無禮今拜人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上必欲拜之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上許之于是乃拜常是時一軍皆驚

開侯

張良年十二時烹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故家財圖

為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會始皇東遊良其客祖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當步遊圯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良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目之文去畢許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往之晚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亡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下黃石也良異之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卒葬黃石冢

陳丞相

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縱平遊

史記

五

石

學平長而美色或謂曰若貧何食而肥若是嫂嫉平漫
應曰旁食糠覈耳伯聞為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
莫肯人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者有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入莫敢娶平欲得之平嘗為邑人侍喪以先
後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陰隨平覘其家乃
負執第巷敝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
曰爾欲以女孫予陳平其子恥之角曰人固有美好如
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幸與女平既娶張女齋用益饒遊
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幸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幸平曰嗟乎使平得幸天下亦如是肉矣

酈生

酈生食其高陽人好讀書貧落魄稱狂生沛公過陳
留生踵軍門上謁使者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
者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與言嘗大罵未可以儒生說
也生曰弟言之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使者乃入通公
公召生至則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生入長揖不拜
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乃輟洗起攝
衣延生上坐謝生遂以下陳留擄橫槩之策進沛公大

悅已復為漢說齊下齊七十餘城而韓信夜渡兵襲齊
齊王廣以生賣已謂曰若能止漢兵吾活若不且烹若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迺公不為若更言王
竟烹酈生

陸賈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道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元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猶
不悖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

曹相國

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惟參參代何為漢相國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
束擇郡國吏木訥于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

史記

卅

石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醉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以為常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靜若書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絳侯

文帝嘗備胡使將軍劉禮軍霸上徐厲次棘門周亞夫
次細柳亞夫勃子也上自勞軍先至霸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出八送迎已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先驅曰天子且至亞夫曰將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得入
子諒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
朕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
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入子為收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是時羣臣皆驚帝喟然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直見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

鄧通

文帝時鄧通以消渚為黃頭郎帝嘗夢欲上天不能自

一黃頭郎從後推之得上顧見其衣冠帶後穿覺而之
漸臺以夢中陰未推者即上顧見其衣冠後穿也因召問
姓名幸之特異賞賜巨萬上嘗使善相者相通曰當會
能死上曰能富通者我即賜通銅山得白鑄錢于是鄧
氏富敵國其後景帝嗣素不奇通有告通盜出外徼外
鑄錢者下吏按問遂盡殺入通竟寄死人家

李少君

武帝即位之明年李少君以祝釐穀食卻老方見少君
者故深澤侯舍人能施物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
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誡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
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縷已
而按其刻果桓公器一宮盡眩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
嘗言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如瓜其荒誕類
此未幾病死而天子獨以為化去

卜式

武帝方遣將擊匈奴河南人卜式上言願輸家之半助
選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下省宜有冤欲

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爭然則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
匈奴臣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則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還報天子以問丞相丞相弘曰非人
情罷去之會軍數出縣官費益明年貧民大徙式乃持
錢甘萬與河南守紆從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
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助邊者也于
是天子謂式長者欲苛顯之以風百姓式初不願為
即上曰吾自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即布衣屠
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
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斤去毋令敗羣上奇之拜
緱氏令每遷成臯令是時天子方發樓船卒二十餘萬
擊南越或上言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
習船者往死之天下下詔曰卜式雖射耕牧不以爲利
有餘輒助縣官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其賜爵關內侯桑羊時方頌
大農置平準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會大旱上祈
于是卜式上言曰烹引羊天乃雨

李廣

廣之石也山獵見草中石以爲虎也射之而中石沒鏃還視
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虎廣爲
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其子孫他人學者卒莫能
及

司馬相如

相如成都人少好讀書學擊劍其親名之曰太子因慕
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嘗客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
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文君夕之
不樂相如乃復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當鑪身自著犢鼻裋衣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
孫聞而恥之爲犢鼻裋衣不出其昆弟諸公力勸王孫不得
已乃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于是相如復歸成都買
田宅爲富人後以子虛賦于上爲上通西南夷拜中郎
將馳傳之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
榮之于是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爲交懽王孫喟
然嘆自以得使女衙相如晚而厚分其女財與子男等

史記

卷三

李廣

李夫人

武帝時李夫人最寵而早卒疾將革上自臨視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現毀壞不可見帝願以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我一見我託兄弟不亦可乎夫人再辭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見之夫人遂轉嚮歔歔不復言上不悅起夫人姊姊皆讓之夫人曰所以不見帝正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見我色非故必畏惡吐棄尚肯追思憫錄兄弟哉及卒上果悼念不已以后禮葬又令齊人少翁以術致其神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有而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夫人親者婉步帳中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惻惻其來遲又為作賦其兄弟廣利延年俱賜封爵

鄭當時始與汲黯相如九卿兩人內行修直中廢家饋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復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朱買臣

買臣字翁子家貧嗜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且行且歌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道中買臣歌益疾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姑待我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耳何富貴買臣不能留聽之去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俱上塚見買臣飢寒呼飯飯之已而買臣貴為會稽太守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白經死

東方朔

武帝嘗於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振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已而大官奏之朔入免冠謝上曰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而去

之何也且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
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若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
石肉百斤令歸遺細君帝姑館陶公主寡居年五十
餘近幸董偃偃本賣珠見以姣好得幸人號為董君主
令偃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不滿百斤
錢百萬帛于正勿白上一日臨主家主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管夷徒跣頓首
謝無狀有詔謝主乃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
傅鞬隨主前伏殿下因叩頭謝上為之起詔衣冠上偃
乃起就衣冠至白奉食進觴當是時上不名董君稱為
主人翁飲大懽樂而朔時方陞戟殿下辟戟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因歷數之上默然董君自是不復振

丁定國

于公者定國父也為郡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以我
故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姑后徑自經死姑女告吏
屍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服答掠之誣服具獄上府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
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冤死咎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
自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重于
公為仕立祠于公閭門壤父老方共治之公謂曰幸高
大閭明令容驪馬高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其子不國卒為丞相孫承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韓延壽

延壽為東郡時嘗出騎吏一人後至功曹議罰其府
門卒忽當車願有言延壽問之卒曰孝經云資于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今早明府駕出適騎吏父來至府門騎吏見父趨謁適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延壽舉手曰彼
子太守幾不聞過及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也聞延
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對延壽遂薦拔之

張敞

敞為京兆甚有各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使御使驅自以便面拍馬又嘗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

京兆眉撫上名問敝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省者上笑而置之

王尊

尊為安定太守以強幹著遷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瑯邪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險難謝病去及尊至反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為東郡太守適河水溢浸飽子金堤堤且壞尊率吏民禱河伯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隄舍水至不去吏民爭叩頭請尊不許時惟一主簿旁立泣不敢對而水波為之卻迴

陳遵

遵故好客家常率多燕會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夫有部刺史奏事以便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突入見遵母叩頭求去母乃令從后閣出遵父遂與宜帝微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擢遂太原太守賜爾書曰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遂表辭謝曰事在元平元平祿金

前其若供如此

土章

章為諸生時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人誰踰仲卿者小困既不自激昂乃涕泣何副也元帝時章歷位京兆欲上封事黜王鳳妻止之曰人當知止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是非女子所知書上情旨下廷尉論決

張禹

禹代王商為相六年封安昌侯前後賞賜數千萬知音律習淫奢身居大第後堂時理絲竹其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至大司空崇王九卿宜恭儉有法而崇豈弟多知禹心愛崇陽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禹延人後堂燕飲婦女相對優人築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則見之便坐為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之一肉卮酒相對而已未嘗得至後堂然兩人五聞之各自得也

杜欽

杜欽字了夏好詩書而目偏盲時蒯陵杜業與欽同姓

漢書

杜六

石

字亦以木著京師人遂謂欽育杜于夏以相別欽心惡之乃故冠小冠高廣才二寸許由是京師人更謂欽小冠杜子夏而謂業人冠杜子夏

嚴君平

君平蜀人修身自保非其食不食非其服不服但卜筮于成都市謂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則借筮熏爲正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于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卽閉肆下簾而受老幼依老子莊周之學著書十萬餘言年九十餘竟以其業終楊雄從之遊學

王莽

莽字巨君元后弟曼子也元成時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其子弟皆怙勢後廢而莽獨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詒父諸母俱曲有禮世父鳳病莽親嘗藥至鬻首垢而不解衣帶者累月鳳因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既貴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莽兄早死有子光莽令與已子年同學卷年小

子字莽爲同日内婦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輒曰后將軍米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爲買之卽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多類此莽旣篡盜賊蜂起匈奴寇邊乃博募有奇技術可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于是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以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裝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然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車馬待發時連率韓傳士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臣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關霸臥則枕鼓食則鐵者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責責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于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用以視百蠻鎮天下莽字巨心惡之乃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致霸王也莽後口履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釐裝衣反磨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

間以莽形狀待詔曰莽所謂陽日虎吻豺狼之聲者也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聞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
者自後嘗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

揚雄

雄子書無所不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
而好深湛之思心慕司馬相如每作賦輒擬之又惟屈
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以爲君子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乃作書
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
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他太元法言諸著作甚
富當時人皆習之獨桓譚以爲絕倫劉歆敬焉然歆嘗
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人尚不能明易又知何自恐
後人用覆瓿誰也雄笑而不應士莽旣以符命自立
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棻四
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收雄雄乃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
有詔勿問京師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後漢書

馬異

異字公孫自歸光武持見親任王郎起光自薊東南馳
晨夜草舍至饒陽燕妻亭會天寒烈士衆餓疲異上豆
粥明旦帝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饒寒侯解已至南
宮遇大風雨帝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焚火帝
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克肩因渡滹沱河後天下旣定
位大將爵通侯朝見京師帝遣中黃門賜珍寶金帛甚
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人不報異
順首謝異謙慎不代每諸將謗功異輒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

鄧禹

禹年十三遊學京師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年少而
能識帝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兵起豪傑多薦禹禹不
肯往及聞帝安集河北乃杖策北渡追及鄴帝見之甚
悅遂令常宿止中與大計天下旣定封高密侯禹意欲
遠名勢有子十三人使各古一藝

漢書

祭遵

建武初涿郡太守下豐舉兵反遵討平之豐初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射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既執常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准破之豐始知被詐仰嘆曰當死無恨先是中山賊張滿亦以誠當王屯結險隘為害遵亦生擒之既破嘆曰識文誤我

鄧晨

晨光武姑夫也莽未晨嘗與帝俱之宛燕語穰人蔡少公家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作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耶帝戲曰何用知非僕坐者大能晨獨心喜已帝即位晨數讌見說生平甚懽因從容謂帝曰何知非僕僕乃竟辦此帝大笑

陰識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月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孕因以祀之自是暴富子方嘗言我子孫必有興者至識三世遂繁昌于是後世相僕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自子方始

宋弘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之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尋召弘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均

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前吏募設檻穿而害愈滋均到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雜豚也虎為民害咎在殘吏勤勞張捕非優恤之本其務退食殘民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制未幾虎相與東去渡江中云中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明德皇后

明德皇后伏波將軍馬援小女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衣疏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明帝幸濯龍園諸才人已下皆在側諸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求無懽及帝崩章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建

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大旱言事者以爲
不封外戚故太后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夫至孝
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災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
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
中氣但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边境清靜然後行子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置徹室蠶于濯
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
授諸小王論語述鄒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寢疾不信巫
祝卜醫數勸絕禱祀至六月崩合葬顯節陵

班彪

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情史籍作後傳數十篇對
酌前史而譏正其得失有一子一女長子固續述父志
撰漢書百卷次子超本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
國女昭爲曹壽妻號曹大家尤工典籍召人後宮后妃
公主咸祇師訓所著列女傳諸書永作閭範蓋彪一門
文擅于秋武雄絕域男作奇男子女爲女丈夫真曠代
無兩云

鍾離意

意爲魯相發私錢修孔廟見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縣
簾問孔訴云此何意對曰夫子寤也昔有丹書人莫敢
發意曰聖人意欲以懸示後人耳發之得素書云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范式

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友甚暱劭字元伯適
歸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爲
其壯期日已而期至元伯白母請具膳母曰二年之別
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食諾其日
果至升堂拜母劇飲懽別劭後疾將革同郡郗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劭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
二人非死友耶劭曰二子吾生友也陽范巨卿卽我死
友也葬卒式時仕爲郡功曹久忽夢元伯元冕垂纓履
屨而呼曰巨卿我以此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
能相及式寤恍然悲淒泣下卽日辭太守服朋友服投
其墓日馳往時未及到而劭塋已發引旣至塋將宴酒
忽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爲停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來者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時會葬者千人盡揮涕式執紼引柩柩乃前式至冢次為手植樹而後去

李善

善李元家蒼頭元家屬以疾疫相繼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元家貲巨萬羣婢利其財將謀殺續善力不能制潛負續逃隱塢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湏續年十歲乃攜歸訟之縣盡理舊業還之悉罪諸謀續者時鍾離意士其狀累遷日南太守之官道經李元家未至一里即更服至則親持鋤去草拜掃成禮哭泣甚悲曰君夫人善在此徘徊數日而去

王喬

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之言喬來他無有惟雙鳧從東南飛至于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焉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有當朝日葉門下鼓不擊白鳴行王宗師其後天忽下一玉棺喬曰天帝召我遂沐浴更衣服寢其小壺于城東土自起成墳其父縣中無聲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費長房

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獨懸一壺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見之異焉因往拜翁知長房意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如期往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味盈其中共飲畢而出長房遂欲從之求道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家人見之乃長房身也以為縊死驚號殯之長房時立其旁而莫之見于是遂隨翁入深山已而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自至矣既至其投杖葛陂中又授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遂乘杖歸未幾至自謂去家若旬日而已十年除矣投杖陂中顧之龍也家人謂已死不信長房曰往所葬乃竹杖耳發冢視之果竹杖自是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嘗獨坐志怒人問之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又嘗飯客而市鮮于宛須臾立辦一日聞人常見其在千里外云

姜詩妻

漢書

詩事母至孝妻盛氏事姑尤嚴姑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一日值風不時還母渴怒詩即遣妻盛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乃召還其子以遠汲溺死盛恐姑哀默不洩記言遊學姑嗜魚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以給呼隣母共之其後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足供膳赤肩賊每過詩里必相戒勿驚大孝明帝時徵拜江陽令

樂羊子妻

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即指之野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超機而言曰此織白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也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七年不返妻事姑孝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急操刀出盜曰釋女刀從我者姑全不則殺女姑妻乃仰天嘆舉刀自剄以全姑太守奇之號曰卓義

鄧訓

訓周之子章和中嘗爲護羌校尉一以恩信招懷遠人皆稽顙歸命羌俗恥病死每病困輒以刃自刺訓令病困者務拘持束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活者甚衆訓以病卒官羌人日數千旦夕臨羌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及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牛羊犬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何用生爲肖像尺祝每病輒請禱焉

梁鴻

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鄉里高其誼多欲妻之鴻並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績之其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得人可與俱隱者耳衣綺縞傅粉墨豈鴻願哉妻曰以試君耳妾自有隱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遂共入霸陵山耕織自食詠詩彈琴以自娛肅宗聞而求之鴻乃易

姓運期名耀字侯光攜妻子居齊魯間已復之吳依大
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質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于鴻
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潛閉門著書
十餘篇已而病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于蕞博之
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也及卒伯通葬之吳要離冢旁
謂其清誼相匹云

蔡倫

倫字敬仲和帝時為中常侍有文學能犯嚴顏匡得失
每休沐輒閉門謝客尤有巧思監作祕劍及諸器物皆
可為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于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
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于人倫獨出已意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製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焉天下咸稱為蔡侯紙

楊震

震父寶年九歲時偶行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鳴皋所
搏墜于樹下螻蟻因之寶取歸置巾箱中啖以菜花百
餘日毛羽成所使飛去其夜夢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
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獻白環四枚合君子孫

蘇章

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多姦賊章行部至
將案之乃請太守為設酒肴叙生平甚歡太守喜曰人
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文儒與故人飲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徑正其罪郡吏肅清

吳雄

雄家貧喪母營葬于人所棄地喪事趣辦不問時日有
言當族滅者雄亦不顧然自雄始三世為廷尉

周舉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每至冬中咸言
神靈不樂舉火士民輒一月寒食老幼不堪歲多死者
舉為并州刺史乃作書吊子推言盛冬去火殘傷民命
非賢者意于以宜未思民民遂溫食舊俗頓革

良賀

揚嘉中詔舉武猛時推薦者紛然而黃門承良賀獨無
所薦帝問其故賀對曰臣生自草莽長于宮掖既無知
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

其不終恐得臣舉者匪樂伊辱故不敢也時宦寺勢傾中外惟賀清恬退厚遂為空谷足音

曹娥

孝女曹娥主虞人也其父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浴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為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貞婦幼婦外孫董曰

李燮

李固既忤梁冀被誅幼子燮年才十三固女文姬時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知父遭慘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俄二兄被逮姬疾攜燮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誼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惟君矣成即將燮東下入徐州界合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陽各異業陰相往來酒家意其非庸人以女妻燮後梁冀誅詔赦忠臣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還鄉時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未幾王成卒燮治喪葬追思舊恩每四節為祠以山賓之禮

梁冀

冀字伯車潯陽舒城人也其父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于江中溯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時年十四浴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未幾抱父尸浮江上縣長度尚奇之葬之江南道旁其弟子邯鄲淳為之碑蔡邕過而讀之題曰貞婦幼婦外孫董曰

五行

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薄拭目下若啼處也墮馬髻作一邊折腰步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若齒痛樂不欣欣也始自梁冀家京都翕然四方皆效之此服妖也熹平中省內狗冠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見者莫不驚恠蓋司徒古之丞相宰相非人在位者皆如狗故走入其門

馬融

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門下士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後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死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

朱穆

穆嘗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許人時官寺驕橫中侍趙忠喪父歸塋僭為璠璣玉匣禍人穆聞下郡案驗至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大學生劉陶等數十人上書訟冤謂穆張璠璣天綱

補綴漏目同勤周履而被共解之罰是使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也帝得書赦之

鄭元

元家貧耕東萊學徒從者百于黨事起遂杜門不出孔融深敬之屣履造門告高密令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昔人又稱大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其以鄭君鄉為鄭公鄉又令廣門衢使可容高蓋號通德門時黃巾賊數萬皆相約不許入其境

蔡邕

邕字伯喈性高孝母有滯病邕侍左右不解襟帶三年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墓側羣野更馴擾其旁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熹平中邕為中郎校書東觀時六經多訛謬邕奉詔刊定仍自書之碑刻石太學門外邕嘗得罪王智智中常侍王甫弟也公命汪海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木良請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焦時人名曰焦尾琴又嘗告吳人曰

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付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
取用果有異音其在陳留有隣人以酒食名比往而王
已酣客有彈瑟于屏者邕及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名我
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衆
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將去而
也斯其為殺心乎邕莞爾笑曰此足當之矣董卓慕
名當辟之邕稱疾不任卓大怒曰吾能族邕不得已
應之卓甚重邕三日間周歷三臺邕于卓多所規諷卓
好自用而于邕頗委聽未幾卓誅邕在王允坐妹不意
言之而嘆允輒勃然作色并收邕付廷尉士大夫力爭
不能得邕遂死獄

唐姬

董卓之廢少帝為弘農王也置王閣士使郎中令李儒
進酖曰服此可以辟惡至曰吾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
飲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唐姬飲為別酒行王悲歌曰
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趙兮命不
延趙將去女兮適幽元固令姬起舞姬流涕而歌曰皇
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垂
祭我焚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嗚咽侍者皆歔歔王謂姬
曰卿王者妃勢不復辱吏民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
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為迎置園中拜弘農王妃

蓋勳

勳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權恣橫從事蘇正和案
致其罪刺史梁鵠謀欲殺正和訪之勳勳素與正和有
讐或勸勳可因此報勳曰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寢其
事正和喜得免詣勳謝勳不與見謂曰吾待為梁使君
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董卓威權震世公卿莫
敢抗禮勳獨長揖之嘗與卓書曰伊霍權以立功猶為
口實足下小醜如何終此賀者在門吊者在廬可不慎
哉卓甚恨之卓嘗與朱雋論兵事卓折雋曰我自戰百
勝決之于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勳直前曰武丁之明
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笑曰戲之耳勳
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改容謝

董卓

卓為呂布所殺陳尸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地

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尤明達曙後李催郭汜改葬卓
墓日暴風雨迅霆震烈流水入藏漂其棺納之復出如
是者三四

孔融

融字文舉為北海太守奸猾撥后進賓客日盈其門每
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素與蔡邕善
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後與曹操忤杜狀奏融詔來市

呂布

曹操自將擊布于下邳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
久將軍善戰以步騎出屯于外而官將餘眾堅守于內
操向將軍官引兵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于外不
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而惑于妻言不
果用尋見執操謂宮曰公臺平日自謂知有餘今竟
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吾言以至此吾言用未可量
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者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
理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操又曰奈妻子何宮曰霸王之
王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徑出不顧操涕泣而斬之

初操之擊布也決沂泗水以灌其城布援絕與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操左右不忍布乃
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故布曰明公
所患不過于布今布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
足定也時劉備在坐布顧謂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
乃命緩布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之于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猶記轅門射戟時
否遂被殺

左慈

慈嘗在曹操坐當宴客操曰今日珍羞畧備獨少松江
鱸耳慈曰可得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盤中須臾引
一鱸出一坐皆驚操大笑曰一魚不能周坐客可更得
乎乃更沈餌連引出皆長三尺許操又謂曰喜得魚恨
無蜀中生薑慈曰易致也操恐其近取即曰吾前遣人
到蜀買錦便勅使者增市二端少頃得薑并獲操使報
命及操使蜀反驗聞增錦之狀其時日早晚若符契也
後忤操操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有

見于市者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爾衡

衡以高才傲世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類川陰懷一刺至刺字薄滅卒無所之孔融薦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心鄙操屢稱狂病不肯往操懷忿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故召為鼓史因大會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合脫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態特異聲節悲壯直進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衡曰諧于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我遂送衡于劉表表不能容送之黃祖祖竟殺之

蔡文姬

文姬名瑗邕女博學有才辨尤精音律興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曹操收與邕善痛其無嗣特遣使以金璧贖歸作悲憤詩二章詞情悽惋至今傳誦姬先適陳留董祀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居十二年生二子操贖歸仍嫁祀

史漢外國

匈奴

單于頭曼有太子名冒頓後所愛閼氏生少子因欲易太子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已冒頓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亦復立斬之於是冒頓知左右皆可用乃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左右亦隨射遂殺頭曼而自立是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左右左右曰此匈奴寶馬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與之求胡以冒頓畏已頃之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怒請兵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取所愛閼氏與之東胡王益驕時匈奴與胡間中有棄地于餘里莫居名為甌脫東胡乃使使謂曰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以問左右左右或言予或言不予於是冒頓大怒曰

史記

四六

石

地者國之本也奈河言予引諸言予者盡斬之遂上馬
令國中曰后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不為備尋破滅
文帝時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帝時遣宗室公
王為單于闕氏而使宦者中行說傳公主說本不欲行
強之行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說既至遂降單于單
于委任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
不能當漢一郡所以強者徒以衣食異物無仰于漢也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
矣于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衿皆裂敝以示不如
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重酪之便
美也又教其左右疏記以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詞曰皇帝敬問大單于無恙說令單于遣
漢書以尺二寸牘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敬問漢皇帝無恙蓋終文帝世多虜患皆說教之也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雕結其外
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檉榆各為君長明皆編髮日鵲以

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徙都最大自邛都東北君長以十
數并驪最大在蜀之西自并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
馬最大皆氏類也

大宛

張騫之使月氏也道經匈奴匈奴單于留之凡十餘歲
與妻有子然騫能持漢節不失後與其屬亡西走數十
日至大宛遂因大宛傳致康居因康居至大月氏又因
月氏至大夏初匈奴破月氏斬其王頭為飲器漢以月
氏仇讐匈奴故遣使結好與其擊匈奴而月氏頗無意報
仇騫以是留歲餘不得其要領尋歸復為匈奴所得會
匈奴國內亂騫乃與胡妻俱亡歸始騫行從者百餘人
去十三歲而歸存止二人耳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
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
蓿漢使取其實來干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離
宮別觀頗極望焉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大馬子也貴
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
漢亡卒教鑄焉得漢黃白金輒用為器不為幣安息
在大月氏西地方數千里小大數百城商賈用車船頗

類中國其用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如新

龜茲

龜茲王與夫人來朝留一年樂漢衣服制度歸國大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一如漢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前漢書

西域

按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出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河有兩源一出蔥嶺東流一出干闥南山下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漢戊巳校尉屯其地以下後漢書

夫餘

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重北有弱木其或最平敞員柵為城以六畜紀官官有牛加馬加狗加諸號飲食用俎豆亦知揖讓行人無晝夜歌吟不絕其王薨川王厠漢書

獬豸大珠如駁事

挹婁

挹婁古肅慎國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土出赤玉各貂有邑落無君長各有大人處于山林之間民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塗體厚數分以禦寒夏則祖裸以尺布蔽前後其人頗不好繁善射弓長四尺矢用楷長一尺八十青石為簇中人即死漢興後屬夫餘

高句驪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夫餘之南朝鮮之北其言語法則畧與夫餘同而跪拜曳一腳其人潔淨自喜而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營送終之具又別有何驪國

東沃沮

東沃沮在高句驪東東濱大海其俗墓法用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為戶人新死先塋之別所俟皮肉盡乃

取骨置櫛中家人皆其一擲刻木如王隨死者之數其
者老言嘗于海中得一布衣衣形不過中人而袖長三
丈又于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又云海中有
文國國中無男人有神井女子闕之輒生子

歲

滅國在高句驪沃沮南辰韓北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本
皆朝鮮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
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門戶不閉婦人貞信飲食
以俎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自稱王漢初大
亂燕趙人數萬口逃難入其地燕人衛滿乃擊破準而
自王朝鮮元朝元年滅君南開始內屬其俗人死輒棄
舊室更造新居士出鋪布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

三韓

三韓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樂浪南倭
北有五十四國辰韓在其東有十二國與滅接弁辰在
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
國其一也馬韓最大土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
尺以上作室形如家開戶在上不知跪拜不貴金寶綳

綳不知騎乘牛馬惟重嬰珠以綴衣及懸之頸正之事
其壯勇有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縱以大木嚙呼為健辰
韓或名秦韓者老言其先為秦之亡人避苦役者居此
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
秦語故名國以鐵為貨兒初生欲其頭扁皆押之以石
弁辰俗與韓辰同以近倭故多文身者

倭

倭在三韓東南大海中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通于
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去樂
浪萬二千里大約在會稽海東與珠崖儋耳近上出白
珠青玉山有丹土無牛馬羊鵲無虎豹矢以骨為簇男
子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次其男衣皆
橫福結束相連女人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並丹朱粉身如中國之用粉也飲食以手皆徒跣以蹲
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壽百歲餘者甚眾國多女子
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亦不減二三女不淫不妬渡海
則推一人名曰持衰令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行吉
則齎金帛遺患即殺之建武中遣使朝貢使人自稱大

夫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以妖術惑眾遂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一男子給飲食傳教令自女王國南四千里有侏儻國人長三四尺白侏儻東南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驛使所傳極于此

南蠻

南蠻即今長沙武陵蠻也其君長有印綬冠獼皮冠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婁徒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其西則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以為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娶妻美則以讓其兄大約秦所置南海桂林象郡漢之南粵九真皆其地

板楯蠻

板楯蠻者南蠻中一種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嘗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殺于餘人昭王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為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項田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祖既定秦盡復

其賦役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喜歌舞高祖嘗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樂人習之是為巴渝舞

夜郎

夜郎有女子浣于逐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中有號聲剖之得一男兒歸養之長有武才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元鼎六年置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印綬尋見殺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神之求為立後太守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其地最貧有桃根木可以為麩百姓資之桓帝時郡人尹珍者自以荒裔不知學問入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

滇

滇王者莊蹻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其地為益州郡後數年復并昆明地悉以屬之郡有池周圍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魚鹽金銀畜產之富俗尚豪俠官其地者皆富及累世肅宗時有神馬四匹出滇池

哀牢

哀牢國建武中其王賢栗遣兵乘薄船南下江漢擊鹿
 多鹿芟弱為所獲天忽震雷飄風狂雨水為逆流翻涌
 二百餘里薄船皆沒哀牢之眾溺死無數賢栗怒復遣
 其六王將萬人合攻鹿芟與戰盡殺其六王哀牢人埋
 六王虎復出其尸食之于是眾驚懼引去賢栗惶恐謂
 其國人曰吾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而被天誅
 中國其有聖王乎遂求內附光武封之上沃美其產有
 刻甃帛疊蘭于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又有檣桐華織
 以為布幅廣五尺純白不受垢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
 濮竹又有光球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猩
 猩之屬雲南縣又有神鹿二能食毒草

却都

却都夷武帝所開置却都縣未幾而地忽陷為汗澤因
 名却池南人以為却河又改名越嶲郡相傳其國有禺
 同山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又有莽都夷亦武
 帝所開其俗言語多好譬喻王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
 居焉山圖仙人名

冉驩

冉驩夷亦武帝所開土氣多寒盛夏水猶不釋夷人冬
 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反其邑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
 丈有旄牛無角一名章牛肉重千斤手可為毬出名馬
 靈羊又有食藥鹿鹿麝有胎者其腸中糞可療毒又有
 五角羊麝香輕毛毬鷄猩猩又其地有鹽土煮土為鹽
 麝羊牛馬食之皆肥

西羌

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後羌有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
 曾執為奴隸後歸秦人追之急藏巖穴中秦人焚之
 有景象如虎者為之蔽火得免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
 惟以為神遂共推為豪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
 奴隸故名之無弋爰劍之曾孫二忍舞忍生九子分九
 種舞生十七子分十七種羌之盛自此始其後先零枹
 罕燒當合居三姐之類皆是子孫至百五十種

西夜

西夜國地生自草國人煎以為藥傳箭簇中之即死漢
 書誤云西夜子合國考子合別有王非一國也又有條

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水三面曲環路絕推西北隅通陸道上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如甕

安息

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中小城數百最為殷盛其東界又有小安息和帝時班超嘗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可得度若風不利有至二歲者入海人必資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鄉土生戀慕英聞之也永元十三年王使使獻獅子及條支大鳥

大秦

大秦國地方數千里中有四百餘城王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其王曰遊一宮聽政五日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省理其王無常人必簡立賢者國有災異或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怨其民頗煩中國故稱大秦官室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上多金銀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璧黃金塗火浣

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諸香煎其以爲蘇合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其王嘗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專漢利遮之不得達延熹九年王遣使道日南徼外始一通焉然所貢無甚珍異疑傳者或過云或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于日所入也從安息繞海北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而多猛虎獅子行旅非百餘人資兵器不得過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語多不經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百國置王然皆以身毒爲名土出象犀瑁瑁細布氍毹諸香及石蜜椒薑黑鹽等物明帝嘗夢金人長項有光明以問羣臣羣臣以爲佛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問佛法圖其像人中國中國自是稍稍有奉其道者又有栗弋國國多蒲萄水土美故蒲萄酒特有名

匈奴

單于弟知邪斯王昭君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元帝時以哀家子選入掖庭昭君既入宮累歲不得見御積非怨合呼韓邪單于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請之掖庭令求行臨辭五人陛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嗣位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

烏桓

烏桓本東胡也漢初冒頓滅其國餘種逃匿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居無常以窮廬為舍門東開向日其人貴少而賤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推一人為大人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無文字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為聘壻隨妻還家于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其俗妻後母報寡嫂計謀一聽婦人惟職闢事乃自決父子男女相對踴踞以髡頭為輕便女子至嫁乃養髮其土宜稼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縹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時人死

則歌舞送葬先肥養一犬以紙繩牽之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遂以為號俗與烏桓同惟婚姻則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燕畢然後配合土有野馬原爭角端牛又有貂獬子皮毛彘頓天下以為各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其後種類漸繁遂為中國患桓帝時有偃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惟欲殺之妻言當書行雷震仰天視雷八其口因吞之遂復十月而產此子富有奇異疾不聽棄之妻私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而有智所向無前諸部落多畏服之因南掠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延熹熹平中屢寇緣邊無不被其毒槐嘗出行見鳥集秦水廣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問倭人善網捕即東擊倭從倭千餘家置秦水上捕魚以給糧食

